■《餘生—賽德克・巴萊》

■《私角落》

■《極端寶島》

■《黑山：遙遠的村莊》

■《稻米是如何鍊成的》

■《人間世》

華語紀錄片節 人文風情畫

夏末，又是盤點紀錄片的時候。

從2008年舉辦至今，華語紀錄片節每年都有一點小變化，繼去年台灣紀錄片工會帶來多部出色作品後，今年紀錄片節則罕見設立「香港紀錄片獎」。這意味着華語紀錄片節慢慢滲透社會角落，不再局限於小圈子內。紀錄片節藝術總監張虹對此頗為欣慰，「我從拍片到舉辦紀錄片節，就是希望香港有更多人拍更多人看。」 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

今年報名華語紀錄片節的片子總共有194部，其中有28部本地作品入選，數目為歷年之冠。張虹認為是時候辦個獎，以鼓勵本地紀錄片工作者。其實從去年開始，主辦單位「采風電影」一直努力培養新秀，廣邀兩岸三地紀錄片工作者，舉辦「紀錄片大師班訓練營」，吸引年輕人參與。今年又開設紀錄片課程，設立「兩代合拍」退休人士紀錄片訓練班、青年紀錄片計劃、紀錄片工作坊等，讓更多人投入拍攝紀錄片。

本地新秀崛起

不同於劇情片，紀錄片一向給人嚴肅、沉悶之感，不免令人卻步。但近年台灣紀錄片的興盛似乎也感染了香港觀眾，《看見台灣》的壯闊宏偉、《一首搖滾上月球》的另類紀錄、《十二夜》的催淚感人，都讓人驚嘆原來紀錄片可以這麼好看。「香港處於轉捩點，社會有很大的變化，十年二十年後不知道會發生甚麼事，紀錄片正好可以紀錄社會的變化。」因而今次入圍競逐香港紀錄片獎的九部作品，都呈現了當前社會的各種面貌。

而入圍香港紀錄片獎，又有份競逐長片組獎項的《黑山：遙遠的村莊》，大概是本地作品裡「最不香港」的一部。導演賽普拉・木塔里甫現於香港浸會大學擔任研究助理，他是維吾爾族人，多次走訪新疆黑山一條小村莊，揭開一段在1934年發生的屠殺慘劇，事件並無官方紀錄。本地一向少有類似拍攝，賽普拉的鏡頭將大家從繁榮的都市拉向貧困陌生的山區，是難能可貴的嘗試。

另一部入圍短片組的本地作品《韋成奇》，則聚焦深水埗露宿者韋成奇身上。37分鐘的影片，交代了韋成奇餐風露宿、被頑疾纏身、開始意志消沉的變化。這個越南華裔、曾當過黑幫大佬的男人，被生活磨蝕得風骨不再，正正反映了社會邊緣人的狀態。同樣以人物為拍攝對象，朱吉輝的《人生馬拉松》則透過蘇浩然這個患了腫瘤症、生命尚餘十多年時間的人，

■華語紀錄片節藝術總監張虹。

講出一個人在生命限期前的生活、對生死的看法、如何面對困難。葉偉平的《強》，捕捉國強因車禍導致全身癱瘓後，以甚麼態度面對生命。

此外，陳浩倫的《稻米是如何鍊成的》側面刻畫受建高鐵影響的菜園村居民的生活。在「反高鐵護菜園」運動後發展出的一個菜園村生活館，一群知識分子為了支持村民，開始耕種，他們一手一腳種出的稻米也為當初的抗爭抹上溫暖的色彩。

影評人張偉雄繼《我們在跳舞》後，又執導筒，今次連同好友何嘉匯找來五個女子，紀錄她們各自的生活蹤跡。有人為工作拚搏，有人為愛情付出，也有人關注社會公義問題，五個女人，影射了時下大部分女性的思想與追求，是很好的契機去理解香港女性。

台紀錄片多元

今年台灣紀錄片公會繼續帶來多部重磅影片。台灣獨立電影工作者周美玲與資深女攝影師劉芸后，以影片《私角落》帶大家一窺台北同性戀圈子裡最隱秘的角落。同性戀話題一向備受爭議，每個地方都有那麼一群人，隱匿在城市一角，沉浸於愛恨情慾中，他們的生活、想法、面對的壓力，是大眾好奇卻難以一探究竟的。此片可以解開部分迷思。《看見台灣》讓大家看見了台灣土地之美，周美玲沒法像齊柏林那樣航拍台灣，反倒挑了台灣最邊緣的四個角落，東部的清水斷崖、西邊的濁水溪出海口、南部的恆春半島與北部基隆港灣，透過一個個小故事將四地串起，成為這部《極端寶島》。不得不提的是《餘生—賽德克・巴萊》這部超級長片，由湯湘竹導演、魏德聖監製，走訪當年霧社事件後倖存的族人，並與之回溯賽德克族祖靈的發源地。此片的拍攝時間和預算都非常緊張，但湯湘竹堅持前往日本拍攝，攝製隊更與族人登上台灣中央山脈白石山附近的「牡丹岩」，拍攝過程極為艱難。

台灣也有多部作品入圍長片組及短片組。長片組方面，郭笑芸繼去年的「婚暴三部曲」後，又帶來《少年鼓手》，講一眾問題學生如何透過練鼓學會紀律；賀照緹的《台灣黑狗兄》則聚焦於彰化社頭的襪子工業如何遭時代淘汰，當地廠戶又如何改革，建立自己的品牌。短片組影片《人間世》、《空襲警報》、《南吼音樂節》、《黑》、《零下四十度的思念》等，分別以台灣不同地區的話題切入，或訪問，或調查，或探討，足見台灣紀錄片的多樣性。

內地今年入圍的影片較往年少，相比過去調查性紀錄片佔多數的情況，火喉明顯溫和了，以追蹤人物為主。《風沙線上》、《格古拉之書》、《四哥》、《亞當之子》等，均以人物帶出當地居民的生活或追溯過去。

香港導演曾翠珊去年憑《冷雨盛夏》奪得短片組亞軍，她出席記者會時便說：「虛構或非虛構都好，最重要的都是人。」因而今屆華語紀錄片節無論在選片、宣傳上，都突出「以人為本」的特色。

2014華語紀錄片節
時間：9月7日至10月4日
地點：香港藝術中心、香港太空館、The Grand Cinema
詳情可瀏覽：www.cdf.asia

影評

文：張錦滿

大都會陰暗世情

百老滙電影中心有部不尋常的日本電影《愛の渦》在靜悄悄放映，香港譯名是《愛の放題》，內容講東京六本木的安全性派對。

關於集體性狂歡，文學沒有交白卷，奧地利作家Arthur Schnitzler早於1926年便有小說《Traumnovelle》，而殿堂級大導演寇比力克亦於1999年將之拍成電影《大開眼戒》（Eye Wide Shut），由當時走紅的年輕夫妻檔演員湯告魯斯和妮歌潔曼主演。兩部影片題材相同，處理手法卻大異。寇比力克在1999年70歲臨終前所完成的《大開眼戒》，講的是貴族男女性遊戲，電影大半篇幅都是描寫主角夫婦和其他參加者，在赴狂歡會前的心理狀態。大導演把這個性派對拍攝得神秘、隆重、嚴肅，近乎一種儀式，卻很少交代性狂歡會的實際情況。

《愛の放題》則完全是日本草根階層性活動，六本木的活動主持人在女性漫畫雜誌登廣告招攬參加者，任何人都可自行在網上找到參加門路，只要付入場費便可進場。招集過程簡單，參加者沒經過篩選。電影裡，互不認識的四男四女晚上各自來到六本木深巷的樓上公寓裡，從十點開始活動，到凌晨五點結束。電影後半段，又有一對頗為異相的肥胖男女加入派對。

在電影123分鐘的篇幅內，男女演員穿着整齊的鏡頭只佔18分鐘，其餘時間，男女演員都只圍着條大毛巾或者赤裸。銀幕上，五對男女有三輪做愛的場面，而四張床放置在一室，並無遮蔽，畫面如群交，暴露程度接近AV錄像。

實際上，電影改編自話劇，曾獲日本戲劇界最高榮譽的岸田國士戲曲賞（2006年第50屆），原作由三浦大輔創作，如今由他本人改編、導演，搬上銀幕。三浦大輔關懷東京眾多性生活失敗者，他們好色，卻在現實生活中未被滿足，於是參加盲目性派對。

三浦大輔經常突出沒有自信心、縮在一角的人，例如當中一女大學生。他描寫她外貌不討好，然而她內心熱情如火，只是沒機會表現。因此她在做愛過程中反應最瘋狂、最享受，而她又遇到投契的男子，顯然是該晚最大的贏家。

三浦大輔創造該角色顯然有特殊的意義，他想改變大眾的觀念，令人對角落裡的女性改觀，原來深閨女性會有另一面。此外，他也鼓勵該些沒自信心的年輕女性，要鼓起勇氣，主動出擊，或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。該戲結局甚佳，這裡我不講細節。

參加性派對必須守規矩，不能私下交朋友，而編劇巧妙安排劇情，讓有緣人打破狂歡會的禁令，結成朋友。此外，有些參加者原來有特殊的身份，為了成全大家而多次出席性派對，那份難言之隱，足以感動觀眾。

《輝耀姬物語》 天上宮闕，今夕是何年？

輝耀姬，是中國《詩經》裡最好的女子，所謂伊人，在水一方，煙雨迷濛，她本不應屬這喧囂濁世，為何要下凡塵？來自月亮的女子，降臨世間歷遍人情世故的緣起與幻滅，最終帶着一絲悵然若失返回眞正屬於她的天上宮闕，讓世間所有的「記憶」歸於空靈神秘，化為日本古老的民間傳說、茶餘飯後故事。古今中外神話的套路大多如此，如曹雪芹筆下吸盡天地精華，復得雨露滋養，脫卻草胎木質，遊於離恨天外的「絳珠仙草」，試問天上宮闕，今夕是何年？

輝耀姬為何要下凡塵？大概是她不甘於天上宮闕的「神化人生」，偷窺了生老病死的「世俗人間」，這個水藍色的星球，有飛禽走獸、鳥語花香、林壑尤美，綠意與生機構成一種近乎焦慮的慾望，人世間的「活着」孰不知比天上宮闕的「活着」更不簡單。這無疑與中國神話故事原型相似——人神相戀。中國傳統人神相戀的故事，大體愈是早期的人神相戀，愈具有初民系氏社會中形成的女性崇拜意識，這時期的女性崇拜意識，不僅美麗、溫順，而且具有高潔、超凡脫俗的特點，她們並不希望和男人結為夫婦，一番下凡後便飄然而去，如九天玄女、巫山神話。她們處在男人不可企及的高度，具有神聖感。

從日本最古老的傳說《竹取物語》取材的《輝耀姬物語》，到中國神話故事《山海經》、《搜神記》、《神仙傳》，直到馮夢龍話本《白娘子永鎮雷峰塔》，才是對人神戀神話善惡分明格局的眞正突破。成形期的白蛇故事，白蛇蛻變為更具人間色彩的白娘子，蛇的比重減少，毀滅意味隨之減少，許仙不但不以慘死作結，還受到白娘子的保護，甚至安排白蛇下凡酬恩的救贖行為，成功將「罪惡」升華為「救贖」。可見所有神話故事裡的「人」與「神」（仙或妖）的相戀違反了人類與他者間的禁忌，在神性中神聖事物的追求代表是一種「宗教精神」的展現，而「宗教精神」既可成為人神相戀幻滅的誘因（輝耀姬最終在天神列隊迎接下重返天庭。），也可成為人神相戀的救贖（白娘子最終在天神安排下與許仙舉案齊眉。）

《輝耀姬物語》的母題——探討人類失落的純眞、自然、自由，以「水彩」和「潑墨」的畫面展現。潑墨畫面簡約素雅，意境清新可喜，動畫人物的臉孔均以「勾」或「點」，寫意的白描，是人間仙境，似漁人誤入桃花源。竹林、遠山、櫻花樹、京城富麗堂皇，採用山水潑墨或精巧工筆手法點染，營造「平面」構圖，視點隨鏡頭開展移動，是「手卷」的飄逸風味。「水彩」與「潑墨」化開而產生的混染效果，於簡潔質樸間盡顯畫風的細膩溫婉。這樣的畫風與《輝耀姬物語》的主題——追求赤子之心、原野自然、叛逆城市文明的物質與精神污染、反抗社會階級的極權規條是吻合的。

動畫中輝耀姬披上「霓裳羽衣」飄然而逝，完成了神話的浪漫主義精神和藝術傳統。只有一種可能讓現實中的輝耀姬再次降臨人間——行在墨上，行在自然天地間，誤入桃花源，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間？這是連宋代詩人蘇軾也不能參透的眞正的「羽化而登仙」。

文：張心曼

影訊

《後會無期》 大家各取所需

早前，首次以導演身份赴武漢的韓寒與其製片人方勵一起宣傳電影《後會無期》。初次實現「拍電影」夢想的韓寒認為《後會無期》是一部各取所需的電影，他並不擔心觀眾會看不懂。

韓寒形容自己的電影是「各取所需」，「如果你單純想看一些搞笑的劇情，它能滿足你；想要一點憂傷的，它也能滿足你；但是你真的想看一些更深的東西，相信安靜下來慢慢看，也能夠滿足你。」

《後會無期》也被觀眾評價為是一份「word文檔」，觀眾對電影中金句的關注反而大於劇情。韓寒稱其團隊有預料過這種情況，但總體而言，他認為《後會無期》的風格是冷靜的，也是豪放的，片中的對白都經過精心的設計，製作團隊是用謹慎的態度在做電影。

未來，韓寒希望有機會嘗試拍攝不同風格的電影。他笑稱，如果自己有一天拍了一部很爛很爛的電影，媒體可以將之稱為「恐怖片」。

有影評分析說，開局人物胡生的消失，表示整部電影都是一場夢；江河和浩漢的真實結局，是都自殺了……

作為編劇、導演，韓寒則有自己的解讀。馮紹峰一開始說，自己在哪兒拉屎，都有人送紙，但事實上根本沒一個人給他送紙。這就像現實，意氣風發的人其實混得不行，反而是一些看上去不行的人，獲得普世意義上的成功。「所以我給江河安排了很圓滿的結局，希望除了世界的冷酷以外，很多地方能夠處理得幽默、溫暖。」

■韓寒表示不擔心觀眾會看不懂他的作品。 記者梁珊珊 攝

韓寒讓故事中一半人失敗、一半人成功，這是他想要詮釋的東西；但他也鼓勵觀眾透過自己的理解去詮釋影片，「很多人寫得比我的劇本還精彩。」

《後會無期》公映至今，韓寒已跑遍全國幾大「票倉」城市。記者好奇他需不需要為了賣片，和人酒桌相見？韓寒表示：「我從不陪人喝酒。我是車手，基本不抽煙不喝酒，但在高興的時候，比如車隊拿冠軍、遇到朋友，會喝兩杯。我喝酒的點是非常奇怪的，讓我做商業上的陪同，是完全沒可能的。」

「電影的口碑和票房是喝不出來的。」韓寒表示，自己跟團隊奔波各地不是來「拜碼頭」，而是和影迷們見面，聽他們的意見。韓寒回憶，在首映那天，凌晨五點就有人在微博留言，那人開着電瓶車去看電影，電瓶車只能開30公里，但是電影院在25公里之外，就意味着他開過去就開不回來了。結果那天颱風加暴雨，電瓶車耗電比平時多一點，他蹬了幾腳才到電影院。看完電影出來也不用考慮回得來、回不來的問題，因為電瓶車已經被偷了，拖鞋也被沖走了，但是他覺得特別滿足，因為他是第一個看到電影的人。

「如果他真的在我面前的話，我很希望陪他喝一杯。」韓寒動情地說，正是因為他們的存在，才希望自己可以做得更好，更加對得起他們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珊珊、實習記者 何芯